



訴 苦

冰痕女士著

李冰痕著

苦
訴

一九三〇年十月初版

實價三角

引言

苦

訴

1.

自從我到東北以來，懷了滿腹的牢騷，一腔悲憤，苦無機會寫出，現在是實在忍無可忍，才大胆的不顧一切的寫給上帝；上帝雖然未必十分了解我的意思，但是除開上帝，又將向那個訴苦呢？無論如何上帝總是仁慈的，至少也要洒給我幾點同情之淚。

我在這幾年裏，心靈上也不知受了多少創傷！大半這是因為我有特別性的原故？同時我更不滿周圍的生活，又渴求自由與光明，因此我就不得不十分的奮鬥了。可是我這弱小的心靈，能有多少力量？在奮鬥的過程中，當然要受很多的創傷的，雖然屢遭失敗，但我始終還是在希望的路上走。

我無法躲避我環境所給我的痛苦，並且我又生在這暴風雨的時代，我也不想存躲避的念頭。因此也許有人在罵我無病呻吟，唉！那就聽憑

他們吧！

我所受的痛苦與創傷，是人類沒有受過的，那麼他們對我的東西，又有甚麼同情和了解？這首詩雖然是祇犧牲十二小時沒加思索的寫出，但是內中含有與我同一命運的人們的眼淚，悲憤，呼喊，所以我自己還拿牠當一種寶物！寫這首詩最大的原動力，就是悲憤，痛苦使然；所以不知不覺的將他寫出來，作我悲憤之餘的消遣品。

苦 訴

——寫給上帝——

(一)

上帝，我的上帝，我親愛的上帝！我離開了故鄉，算起來已是二年有奇了——

平素我會默默的想，想像故鄉的自然之美；但是現在啊！我却想投在上帝的博愛而仁慈的懷裡，盡量的盡量的傾訴我這二年的苦痛！

○ ○ ○ ○

上帝，請你接受，接受我在悲哀的時候，只想投在你慈愛的懷裡盡量的訴苦；我想除開你以外，再沒有另個人能够同情的撫慰我柔弱而淒苦的靈魂！

我曾向他們哭破了眼睛，喊啞了喉嚨，所得到的結果，祇是幾片酷冷

在一個楊柳拂地的春天，我忽然忍痛離開了故鄉，跑到冰天雪地的落
寞的北方，探求我新的生活；我是毅然的，冒險的，不顧一切跑到東
北，這是我和環境搏戰的開始。

我曾受了海陸的顛簸，經過了驚人的砲火；飽嘗了東北的風霜，踏遍
了滿地的荊棘，奔波，飢寒，危難，冷酷，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，我
都一樣一樣的受到了！

啊！我却尋不到最後的目的地。

上帝，親愛的上帝，我東西飄零，南北奔走，始終無所駐足！

中國雖大，但是沒有地方使我安穩而留戀着。我每想回到我那可愛
的故鄉，看看那青山綠水的美，兒時游泳的河畔，但是滿目烽烟的中
國，到處還是炮火連天，使人如何心悸而顫啊？

故鄉的歸路久已梗塞，故鄉非昔日的故鄉！我的上帝，我雖然想回到

上帝，可愛的上帝，往日號稱有志的朋友們現在他們都沉醉發財與投機的迷夢裏。

但是上帝啊！你賜給我這一副鐵般的硬骨，我只知道在雙層壓迫之下，掙扎，抵抗，至死也不變，自信猶是坦白純潔而天真，沒沾着一點的污跡。

(三)

上帝，現在的中國，到處可聽着窮人的哀鳴，——這哀鳴的聲音，逼得我神魂不定，我要為着一般窮苦的人們努力，努力使他們也吟着富足之歌聲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我幼時最喜歡作幫助窮人的事，

那時我心中，早種下不平的種子；現在啊！現在我依然如昔，我，我

還是生在令人難耐之不平的生活的空氣裏。

我因爲內心的不平，逼得我走入漂泊之路，我因爲社會的生活不平，逼得我氣滿填胸；這樣的不平，不平，在我生活裏釀成無量憤恨。

上帝啊！你賜給我這鐵一般的骨頭，始終不能隨着污流浮沉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現在的社會是黑暗的地獄，兇殘的屠場，只有盲目和機詐而圓滑的人能夠安居，只有心已死血已冷的人能得到安慰；但是，上帝啊！我的眼在流淚，我的心在顫動啊！我怎能夠靜默着不發一些聲息？

○ ○ ○ ○ ○

我恨不能跑到曠野與山巔在那裏作霹靂的狂喊；

我恨不能傾瀉松江之水，洗盡社會一切污點。啊！我只恨我心餘力疲

我屢次衝圍屢次冒險，我屢次的心傷，屢次的胆戰；但是我終于不能將這一切的不平掃滅與消滅。

(四)

中國現在變成了鬼氣森森的死城，

走到任何地都有血肉羶腥的氣味，我這一點慈柔的心靈怎經得起這般摧毀；我屢次想起我不如死去！

我，我真看不慣這些吃人的厲鬼！

我幾次立在松江橋上對水興悲，我的悲哀助長了那波流緩緩的松江之水；那波流似乎在飲泣說：『青年啊！中國已到了淪亡的時刻』舉目遙矚，掩埋着萬千的英魂；

上帝，他們是爲革命爲民衆所戰死，可是他們犧牲了，戰死了，他們得到什麼報酬與安慰？他們的功績與精神一樣的付諸松江之水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唉！上帝說起來我心痛如刀割！

我縱想到黑暗，我也沒有想到黑暗到這步田地，奈何？

什麼正義，人道，我只看着殘暴與兇惡！我的中國命運難道就這樣的長此度過？

底是，戰死的英雄，勝于活着的奴隸，宰制我痛苦的敵人啊！我不被你們殺掉，就是你們死在我的眼底。我自己委實愧恨交乘！無用的我呀！既不能救中國，復不能將敵人殺死！

(五)

上帝，我經慣了漂零的苦痛，故鄉的幸福固是無窮，但我又不甘這樣負我人生，我何嘗不願離開這冷酷的東北，歸去，陶溶在家庭之樂裏

但是上帝，我的痛苦還沒有嘗遍，那能就這樣的將我生命斷送；

啊！任他冰山雪窟，也不能將我熱血浸冷。



上帝，我挾帶着粉碎一切的毅力，和創造一切的勇氣，經一番失敗，一番挫折，再接再厲。

上帝，我親愛的上帝，我身體血液的循環，本想要甚麼感情，和意志，但是偏偏他又有一些血性與知識，欲罷不能，決定這樣作下去；雖然這樣作下去究竟又能怎的？

(六)

『海』也有一時的寂寞！波平浪靜，那能像我這般心潮洶湧永沒安定。

上帝，親愛的上帝，我只能向你這般底縷訴——不絕的哀鳴！我念着那

些和我一樣煩惱的同胞，舍上帝，我力竭聲嘶又有誰聽？

上帝，親愛的上帝，披星戴月，涉水跋山，終尋不到世外桃源。

我的靈魂啊！依舊的是漂泊在這樣的人間！

我奔到荒涼的莽原，那裏只有些丘塚累累，荆棘叢叢，與野草蔓蔓，終尋不到我靈魂安棲的伊甸。

我跑到幽僻的深山：

那裏只有些石壁嶙峋，溪水潺潺，和那些猿猴的悲啼，野獸的怒喊，終尋不到人間的樂園。

上帝我只有向你苦訴，向你乞憐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這樣的殘忍相搏！利害衝突！年年流血，假文明的蠻者，愛野國的同胞爲你們犧牲的不值！

上帝，親愛的上帝，試問你那仁慈博愛都那裏去？

威嚇脅迫中，肆談「正義」，槍林彈雨下，高呼「公理」。

人道消滅，天理淪亡！

上帝，我所感到的悲憤，只有苦訴於你。

(七)

上帝，我願意揭破了黑暗之幕，那麼我們就不再摸索着迷離失所吧？因為，光明四射，可以使我們認清一切，看！前邊那不是一叢荆棘，一羣猛獸！後面呢？那不是幾片沙漠，幾堆枯骨啊，我們容易尋到我們的桃源了！

上帝親愛的上帝，我要拿起斧鉞，操着矛戈，將這黑暗的夜幕揭破。

○ ○ ○ ○

上帝，我已走入顛狂之路了，

我漂零的和暮秋的黃葉一樣！

在這黑暗的社會，冷酷的人間，白駒般的光陰——虛度了二十一年。熱烈，抑鬱，怨恨，悲哀的情調，纏綿着我的靈魂，誰是我的知音？誰是我的同志？

惟有那潔白無瑕的他，但他又撒手人天了，



服從嗎？服從那個？我只有服從我的靈魂！

叫我服從那個對待我的東西嗎？

啊！……這恐怕有點不能吧！

處在鐵蹄蹂躪的人生裏，我會流過了多少淚，吐過了多少血！

上帝啊！這樣鮮淋淋的心，受過了千刀萬箭的傷痕，

現在啊！使我反抗的精神百倍，

我呀！我仍希望我生命的晨輝來臨。



上帝，甚怎是人生？你也許這樣對我指示：祇是墳墓，祇是空虛！唉！這可憐的生命之花，將來仍是埋沒蕭瑟的秋風裏！

這一滴血淚，供獻給你吧！上帝！因為這是你的賞賜。
我的心已經與夜之神同化，宇宙的一切在我眼前消滅！

上帝啊，人類是暴君！

人生的長途啊，依舊是夢！

人生的悲哀啊，仍是無窮！

(八)

上帝，這宇宙，爲什麼如黑漆一般的黑？

上帝，這人類，爲什麼這樣暴亂而陰險？

我們有熱血奔騰着的慈心青年啊！

不要空自唱着無用的腔調！

我們要把純真的精神團結起來，

我們要合力舉起正義的大旗；

掃除一切醜惡消滅所有的毒氣，和那一切束縛自然與天性的東西。

努力啊！拚着我們的精神去奮鬥！

爲的是找出那光明正直的大道。



上帝！用我們洶洶地熱血去洗掉這一切的不平痛苦，

用我們這裸裸地赤心去顯示人生，

和我感同樣痛苦的朋友啊！把胆放大些可以無所畏懼，

不要畏死——人所咀咒的歸宿之死；

不要樂生——人所贊美的樂園之生，須把我們的死放得自由光明些！
這樣滿足的死，才佔有人間的代價。

有熱血的朋友們！不用再慮沒有奮鬥的勇氣，去努力吧！

熱血沸騰的朋友啊！我們要造一個埋藏污穢的墳，更要開設一座洞達
光明之路門！

(九)

起來吧！窮苦無告的人們，飢寒交迫的人們！

莫要聽他們講什麼人類自由；

更休聽他們唱甚麼人類平等，

祇要有：金錢能建築高大的樓閣，權力能闢廣闊的地盤。

在地獄下的我們快起來吧，不要常此以往任憑他們壓迫啊！



真實的平等自由要我們自己創造，甜美的人生要我們自己追求；

除了我們自己開闢我們自己的樂園以外，還有甚麼人來替我們安置！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一望無邊的大海啊

滾滾的巨浪不住的起伏，

巨浪啊！你們何等自由，又是何等的清白！

我願跳入大海裡和巨浪一樣的同遊。

我願拋棄了人間不平的生活，去作清白的死鬼。

上帝親愛的上帝。我盡量的盡量的向你苦訴啊！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我是大海中的一葉扁舟，

飽嘗了波浪的寒冷。

吸收着驚嚇與寂寞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上帝，我也曾奮勇的堅決的啼叫過幾聲！

無奈那久睡的主人們，仍在甜蜜的夢中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心潮澎湃着，激動我的精神。努力的向前跑去，

那裡想到厭人的荊棘刺傷我的脚！看哪！血流如注！

上帝親愛的上帝，我只有盡量的盡量的苦訴於你啊！

一九三〇，八，二五，

最後一頁

鐵 肩

假使你一個人，携着這本詩，代表社會『現代精神』的詩，走到澄澄地秋河，坐在水邊的落葉上，對着逝水而開卷讀時，你應該聽到一個女子淒清的哭聲。

她這個作品的產生，自然同是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的象徵；也就是社會的殘忍，迫她走入飄泊之路。所以她不得不哭——這不是虛偽的哭；我們應該同情的聯合站在一條戰線上，操我戈矛，執我鐵鐮！鏟除圍繞她們的荆棘，殺掉追噬她們的毒蛇！然後共同的組織一個美的社會，而舞蹈，而歌唱，而甜蜜的生活着。不要漠不相關的，祇是批評幾句什麼沒有出版界水平線上的價值；或贊美幾聲什麼落寞的東北，開了一朵燦爛的文藝之花。

「小陸克」出版了！

這是林肯先生在津哈各大報所發表的精悍而有趣味的作品，現選出最精粹的集成一冊，而實行出版了。

「外表」：西法化裝，絕對新式。印刷之清晰，格式之錯落，在美的場合上，十足的藝術化了。

「內容」：用滑稽的文筆，調和着「罵」的藝術。客被罵者張口結舌，抓耳撓腮！主被罵者由腳踵以至於天靈蓋，一致顫動！讀者大笑起來，欲罷不能！

「價格」：每冊實售哈洋兩角五分。物美價廉，雅俗共賞，開出版界從來未有之新便宜。外埠函購，另附郵票二分即寄。

——總發行 哈爾濱道外中國印刷局——

